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丛书主编 / 郭贵春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 第一辑 |

郭贵春 ● 主编



科学出版社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丛书主编 / 郭贵春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 第一辑 |

郭贵春◎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一辑 / 郭贵春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2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ISBN 978-7-03-036196-7

I. ①科… II. ①郭…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831号

丛书策划: 孔国平

责任编辑: 郭勇斌 卜新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12月第一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7 1/2

字数: 554 000

定价: 1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编 郭贵春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富安	卢 风	邢冬梅	任定成	刘晓力
成素梅	乔瑞金	陈 凡	李 红	李伯聪
李 侠	李建会	张华夏	张培富	肖 峰
洪晓楠	胡新和	殷 杰	郭贵春	高 策
蔡 仲	魏屹东			

总 序

怎样认识、理解和分析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是我们把握当代科学哲学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推进它在可能发展趋势上获得进步的重大课题，有必要将其澄清。

如何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出了一部书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书中有作者明确地讲：“科学哲学不是当代学术界的领导领域，甚至不是一个在成长的领域。在整体的文化范围内，科学哲学现时甚至不是最广泛地反映科学的令人尊敬的领域。其他科学研究的分支，诸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及科学文化的研究等，成了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为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和争论的对象。那么，也许这导源于那种不景气的前景，即某些科学哲学家正在向外探求新的论题、方法、工具和技巧，并且探求那些在哲学中关爱科学的历史人物。”^①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科学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视角上地位的衰落。而且关键的是，科学哲学家们无论是研究历史人物，还是探求现实的科学哲学的出路，都被看做是一种不景气的、无奈的表现。尽管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哲学在近30年的发展中，失去了能够影响自己同时也能够影响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的研究范式。因为，一个学科一旦缺少了范式，就缺少了纲领；而没有了范式和纲领，当然也就失去了凝聚自身学科，同时能够带动相关学科发展的能力，所以它的示范作用和地位就必然地要降低。因而，努力地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去发展科学哲学，在这个范式的基底上去重建科学哲学的大厦，去总结历史和重塑它的未来，就是相当重要的了。

换句话说，当今科学哲学是在总体上处于一种“非突破”的时期，即没有重大的突破性的理论出现。目前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欧洲大陆哲学与大西洋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自然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常规科学的进展与一般哲学解释之间的碰撞与分析。这是科学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必然地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从20世纪的后历史主义出现以来，科学哲学在元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缺乏创造性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第二，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无论是什么样的知

^①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ume XVIII. Logical Empiricism in Nor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6.

识背景出身的科学哲学家，对新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把握本质的困难，它所要求的背景训练和知识储备都愈加严苛。第三，纯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它局限的一面，需要从不同的研究领域汲取和借鉴更多的方法论的视角；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的忽略的一面，轻视了它所具有的本质的内在功能，需要对分析哲学研究方法在新的层面上进行发扬光大。第四，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综合各种流派、各种传统去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任一种单纯思维趋势的片面性，但是这确是一条极易走向“泛文化主义”的路子，从而易于将科学哲学引向歧途。第五，由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淡化及研究纲领的游移，导致了科学哲学主题的边缘化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试图用从各种视角对科学哲学的解读来取代科学哲学自身的研究，或者说把这种解读误认为是对科学哲学的主题研究，从而造成了对科学哲学主题的消解。

然而，无论科学哲学如何发展，它的科学方法论的内核不能变。这就是：第一，科学理性不能被消解，科学哲学应永远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第二，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不能被消解，它从来就是科学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三，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及其语境论的基础不能被消解，因为它是统一科学哲学各种流派及其传统方法论的基底；第四，科学的主题不能被消解，不能用社会的、知识论的、心理的东西取代科学的提问方式，否则科学哲学就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前提。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不弘扬科学理性就不叫“科学哲学”，既然是“科学哲学”就必须弘扬科学理性。当然，这并不排斥理性与非理性、形式与非形式、规范与非规范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统一。我们所要避免的只是“泛文化主义”的暗流，而且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泛文化主义”，都不可能指向科学哲学的“正途”。这就是说，科学哲学的发展不是要不要科学理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弘扬科学理性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弘扬的问题。中国当下人文主义的盛行与泛扬，并不证明科学理性的不重要，而是在科学发展的水平上，由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激发了人们更期望从现实的矛盾中，通过人文主义的解读，去探求新的解释。但反过来讲，越是如此，科学理性的核心价值地位就越显得重要。人文主义的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理性作基础，那就会走向它关怀的反面。这种教训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很多的，比如有人在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时，曾以“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为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人本主义肯定是没错的，但缺乏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就必然地走向它的反面。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是统一的、一致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的视角，并不存在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人文理性拓展和延伸了科学理性的边界。但是人文理性不等同于人文主义，这正像科学理性不等同于科学主义一样。坚持科学理性反对科学主义，坚持人文理性反对人文主义，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所要坚守的目标。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存在的某种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论与 20 世纪后半叶历史主义的多元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历史主义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去诉求科学理论进步纲领的多元性；而现今的多元论，是站在文化分析的立场上，去诉求对科学发展的文化解释。这种解释虽然在一定层面上扩张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但它却存在着文化主义的倾向，存在着消解科学理性的倾向性。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混为一谈。这二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因为技术哲学自身本质地赋有着更多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决定了它不是以单纯科学理性的要求为基底的。

在世纪之交的后历史主义的环境中，人们在不断地反思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和历程。一方面，人们重新解读过去的各种流派和观点，以适应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重新解读，找出今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进路，尤其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走向。有的科学哲学家在反思 20 世纪的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发展即“广义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提出了存在着五个“引导性的难题”（leading problems）：

第一，什么是逻辑的本质和逻辑真理的本质？

第二，什么是数学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数学命题的本质、数学猜想的本质和数学证明的本质？

第三，什么是形式体系的本质？什么是形式体系与希尔伯特称之为“理解活动”（the activity of understanding）的东西之间的关联？

第四，什么是语言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意义、指称和真理的本质？

第五，什么是理解的本质？这包括：什么是感觉、心理状态及心理过程的本质？^①

这五个“引导性的难题”概括了整个 20 世纪科学哲学探索所要求解的对象及 21 世纪自然要面对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另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来讲，在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中，理论模型与实验测量、模型解释与案例说明、科学证明与语言分析等，它们结合在一起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整体，或者说整体性的科学方法论，整体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以，从广义的科学哲学来讲，在 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与科学哲学是联结在一起的。同样，在 21 世纪的科学哲学进程中，这几个方面也必然会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只是各自的研究层面和角度会不同而已。所以，逻辑的方法、数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都是整个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在求解科学哲学的难题中是统一的和一致的。这种统一和一致恰恰是科学理性的统一和一致。必须看到，认知科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科学理性的一致性的捍卫，而不

^① S. G. Shauk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gic and Mathematics in 20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7.

是相反。我们可以这样讲，20世纪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解和探索，是一个从自然到必然的过程；它们之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而21世纪，则是一个“自主”的过程，一个统一的动力学的发展过程。

那么，通过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的反思，当代科学哲学面向21世纪的发展，近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最大的“引导性难题”又是什么呢？

第一，重铸科学哲学发展的新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要超越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后历史主义的范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没有明确逻辑起点的学科肯定是不完备的。

第二，构建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各个流派之间相互对话、交流、渗透与融合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彼此可以真正地相互交流和共同促进，从而使它成为科学哲学生长的舞台。

第三，探索各种科学方法论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交叉的新基底。在这个基底上，获得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有效统一，从而锻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创新理论与发展方向。

第四，坚持科学理性的本质，面对前所未有的消解科学理性的围剿，要持续地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这一点，应当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极关键的东西。同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谈科学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去谈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论、科学史学及科学文化哲学等流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否则的话，一个被消解了科学理性的科学哲学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与其他学派或学科之间的关联？

总之，这四个从宏观上提出的“引导性难题”既包容了20世纪的五个“引导性难题”，同时也表明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征就在于：一方面，科学哲学的进步越来越多元化。现在的科学哲学比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这些多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愈加本质地相互渗透、吸收与融合。所以，多元化和整体性是当代科学哲学发展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将在这两个方面的交错和叠加中，寻找自己全新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科学哲学拥有它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这“三大转向”的科学哲学，而今走向语境论的研究趋向就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必然取向之一。

我们山西大学的科学哲学学科，这些年来就是围绕着这四个面向21世纪的“引导性难题”，试图在语境的基底上从科学哲学的元理论、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方面，探索科学哲学发展的路径。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对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贡献！

郭贵春

2007年6月1日

前 言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科学技术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主流，强调专业性、学术性和研究性并重，强化研究观念、路径与方法的创新，是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团队致力于打造有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汇集。自2002年《语境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出版的首部著作以来，历经十年磨炼和砥砺，“科学技术哲学文库”茁壮成长，枝繁叶茂。至2012年，“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已出版各类著作56部，总印数近20万册，成为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丛书之一。作为展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以推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精品为己任，被本领域研究者和广大师生视为良师益友。十年来，“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科学研究、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做出积极贡献，产生重要影响，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例如，《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在选题策划、编辑方针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不断扩充、丰富和发展，以充分反映当前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此次以年度专辑形式推出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一辑》，属于“科学技术哲学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进一步拓展内涵、丰富内容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尝试。《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拟每年推出一部，聚焦于当前科学哲学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旨在反映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进展。《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栏目视每年重点、焦点主题而定，通常包括“一般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自然科学哲学与数学哲学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等部分，聚焦于科学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等自然科学哲学与数学哲学的热点前沿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等。我们期望能够集腋成裘，持续下去，渐成规模，产生良好的学术效应，推动我国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

目 录

总序	郭贵春 (i)
前言	(v)

一般科学哲学

语境论的魅力及其历史意义	(3)
意义的非事实论与规范性 ——规则遵循问题的语义分析	(9)
索伯心理利他主义探讨	(22)
重审心灵与世界 ——论麦克道尔解读塞拉斯的哲学思路及意义	(30)
“上帝隐退”之后 ——科学诠释学的发展历程	(41)
归纳推理与科学说明模型的语境解释	(49)
怀疑论难题与认识的语境论的解决策略	(63)
心理表征隐喻与框架问题	(79)
遵守规则与人工智能 ——维特根斯坦与图灵人工智能理论的交集	(89)
科学分类的维度分析	(98)
“中文屋”论证过程与目的类比关系分析	(111)
框架问题的机制化实现与具身化进路 ——表征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困境 与出路	(122)
鲁棒性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129)
自然主义命题下意向性问题的理论要旨 ——基于当代心灵哲学的分析	(137)
心理学解释的层次与衔接问题	(145)
从“无身之心”到“寓心于身” ——身体哲学的发展脉络与当代进路	(155)
心身难题的寓身解读	(165)
约翰·比克尔的元科学还原论	(176)
科恩的语境论科学观	(186)

自然科学哲学与数学哲学

量子计算的语形表征及其意义	(197)
古典对称的语境特征及其意义	(207)
量子力学的实在论	(217)
基因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隐喻思维	(221)

人工智能的语境论范式探析·····	(229)
从相对论到规范不变性原理 ——从剩余结构的观点看外尔和爱因斯坦之争·····	(241)
认知科学的功能主义本体论·····	(251)
物理学革命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张力·····	(263)
量子测量的理论语境·····	(272)
时空语境实在论·····	(284)
当代时空实在论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295)
进化论的语境分析·····	(305)
生物学哲学的两种理论维度·····	(315)
数学本质的语境论解释·····	(326)
语境论与数学的实在性·····	(338)
弦理论与卡-丘流形的结合与发展·····	(351)

社会科学哲学

社会科学哲学：构筑社会科学的思想基础·····	(369)
社会科学的模型化·····	(371)
社会科学的批判功能·····	(373)
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定位、涵义与划界标准（上）·····	(375)
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定位、涵义与划界标准（下）·····	(382)
认识语境与知识的客观性·····	(391)
智力的本土性及文化约定·····	(401)
布鲁尔“有限论”的扩展 ——对遵守规则理论的社会学解读·····	(412)
鲁滨逊能遵守规则吗？ ——关于个体论与集体论之争的解决·····	(418)

一般科学哲学

语境论的魅力及其历史意义*

郭贵春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语境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是伴随着科学哲学中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争的问题在最近 30 年形成的。因此，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问题是构建语境论的最初始条件。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很明确地凸显出这一点。科学哲学家们期望通过语境的实在性去反证语境要素及其关系的实在性，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实在论对不可观察对象的论证、被批评的逻辑倒退及其对因果关联的说明被反实在论的批评，就自然能够得到解决。否则，科学实在论的自我辩护就始终存在着一种阴影。反之亦然：如果语境不具有实在性，而仅仅是一个形式表征的系统，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较强心理意向性的说明过程，那么一切实在论的基底就不存在了。所以，对语境论的争论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必然出现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在引进语境分析方法方面是一致的，是没有任何歧义的。但是，二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这是我们回顾当代科学哲学 30 年的发展历程时可以非常明显看到的一点。

—

关于语境实在论的问题，国际学术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有人明确地提出过。80 年代中期，有人写文章就语境实在论的问题进行探讨，但是当时的科学哲学界并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1992 年，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大卫·玻姆逝世，各地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剑桥大学也召开了纪念玻姆的学术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剑桥大学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家都把玻姆看做是一个实在论者。当然，对于玻姆有过各种不同的批评，尤其是他的隐变量理论受到反实在论者的攻击。这是由于，玻姆提出的隐变量是不可观察的；对于这个不可观察的东西，很难说它是实在的。但是玻姆认为，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物理测量现象，这个测量现象绝对不会偶然出现，在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一定是我们可以用隐变量来描述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玻姆的文献，就会发现，玻姆在论述其隐变

* 本文发表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

量理论的时候，“context”和“contextually”这样的词用得非常频繁。他总是在陈述完自己的观点之后声明，他是在“contextually”的意义上进行论述的。为什么玻姆常用“语境”这个词？在科学哲学界没有人去注意或试图解释这个问题。这就促使我们转向语言学家的著作，因为语言学家讲“context”这个词讲得很多。事实上，语言学家的思想对科学哲学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无法完全解决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自然科学家自觉地用“context”这个概念和语言学家对“context”的理解结合起来。如果把语言学家的思想和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的思想结合起来，经过凝练和提升，用到科学哲学里，我们就能够在科学哲学的范围内建立一种语境论的思想，这对于整个科学哲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国际学界到国内学界，科学哲学家对于语境论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当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以后，我们讨论语境的问题，有两个基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不是在别的意义上，而是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即在科学哲学的边界内来谈论语境问题的。其次，我们是在语境论的基础上讨论语境，也就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讨论“语境”。把握这两个基点非常重要。

在这两个基点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谈论语境论科学哲学的问题。首先一个问题：什么是语境？对此我们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有先澄清什么是语境，我们才能开始讨论语境论和语境分析的方法。大量资料文献显示，有多少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境解释。我们认为，要透过种种纷繁复杂的解释把握语境的本质。一言以蔽之，语境实际上是一种横断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平台。

给语境下这样一个定义：与语境的本质特征密切关联。语境具有如下所述的四个基本特征：首先，语境是实在的。无论是语境的表征形式，还是语境的存在过程，抑或是语境的要素，都具有实在性。其次，语境包含多重世界。也就是说，语境是现实世界以及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表征和可能世界以及对可能世界的表征的统一。当我们讲语境的时候，它既可以是一个静态的、独立的结构，也可以是动态的、多个语境的结合，现在有人将之称为“context set”。作为一个集合，它是不断生成、发展、演化的一个逻辑过程。我强调它是一个逻辑过程。那么，我讲语境是多重世界的，是一个逻辑过程。当前，在语言学界、特别是在计算机理论研究方面，计算语言学和计算主义的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趋向就是二维语义分析学，它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包括计算机语言的发展非常重要。从二维语义学的分析出发，可以发现多重世界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二维语义学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可能世界和真值条件的关系问题，因此，当我们解决可能世界和可能世界相关的真值条件的关系时，必然涉及多重世界。再次，语境渗透了所有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视角。例如，各种各样的逻辑分析、不同层面的语

言分析，包括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还包括形形色色的背景分析，诸如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科学进步的各种背景分析等，都包含在语境之中。最后，语境是可以包容所有科学哲学派别的一种研究方式，如实在论的和反实在论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计算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此外，具体到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式都可以包容于语境。

这四种特征非常鲜明。为什么反实在论和实在论都同意用语境分析的方法去开展科学哲学研究？就是因为语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家对它都是可以接受的。概而言之，语境平台是一个在给定方法论边界和认识论趋向的前提下，所有科学哲学研究的价值趋向都可以单独地或共同地进行讨论、交流和渗透，并且相互促进、推动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平台。

二

语境作为一种横断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平台，其出现具有必然性。从直接的意义讲，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必然结果。如果将其放置在科学哲学近百年发展的大背景当中的话，它又是“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三大转向的必然结果。“语言学转向”和逻辑经验主义相关，“解释学转向”和历史主义相关，“修辞学转向”和后历史主义相关。这三大转向共同推动了科学哲学的百年发展。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科学哲学本身出现了不容回避的三大问题：首先，科学哲学的本质特征被不断弱化，并且在弱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泛文化主义的盛行。事实上，在逻辑经验主义在批判传统哲学、历史主义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后历史主义批判历史主义的时候，都在批判科学主义的同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泛文化主义。其次，各种科学哲学流派和科学哲学研究视角在相互渗透和融合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方法论上的限制，彼此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交流。即使存在一些交流，也只是在泛文化边缘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本质特征上。不同学派和视角的研究由于处于不同的平台，从而失去了对话的基础。最后，科学哲学的百年历程缺乏方法论研究的一面旗帜。方法论旗帜的丧失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非中心化。对于科学哲学学科而言，这是致命的问题。因为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来说，如果研究方法非中心化了，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就岌岌可危了。逻辑经验主义语义分析的旗帜非常鲜明，后来证伪主义、范式主义、纲领分析等都很明显。不管这种趋向是否合理，或存在什么问题，起码其主张的纲领很明显。显然，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旗帜是不鲜明的。

当然，科学哲学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反过来看这些问题时，我们要认识到：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化，不等于

不要主流，也不等于不要旗帜。试想，如果一个学科没有了主流、核心、旗帜，那么这个学科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多元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有在有主流、有旗帜、有核心的情况下，才有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核心旗帜的阙失反映出后历史主义时期全世界科学哲学研究整体意识的迷失。这种迷失受到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严重批评，使得科学哲学本身也受到了科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很多方面衍生出去的观点的批评。这一点在世纪之交表现得非常明显。对学科本身产生了怀疑和反对，表现在世纪之交美国的几个重要学术会议对科学哲学的批评上。这对于科学哲学学科而言是很不幸的。在中国也是这样，问题同样存在。因此，科学哲学发展隐含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科学哲学要谋求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一个主流的、具有主导性的方法论平台。我们要构建这样的平台，并利用这个平台去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说语境论科学哲学方法论平台的出现就是必然的。这一平台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科学哲学遇到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它也确实实实在地在科学哲学家们求解难题的过程中出现了。

从20世纪近百年来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语境论的方法论要全力求解的核心难题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顾历史。有谚语曰：“历史你能看多远，未来你就能看多远。”我们总结历史，就是为了解决未来的问题。回顾科学哲学发展历程中的“语言学转向”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语言学转向”最开始要求解的难题即其最初的原点去进行新层面的思考，可以看到科学哲学近百年来螺旋上升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那么，当时“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并综合一些科学哲学家的意见和看法，可以将“语言学转向”的目的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一方面我们要对概念系统的结构和表征进行理解，这个目的是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与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世界的特征相伴而生的。另一方面，在对哲学难题进行求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涉及语词使用的模糊性和错误性，包括对表征语法内部的错误使用等方面。我们需要对理解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反思。这是伴随着分析哲学逻辑演算的要求出现的。我们对一个命题进行演算、对一个结果进行演算，如果基本概念都不清晰，都是模糊含混的，你怎么演算呢？没法演算。因此，伴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形式体系越来越远离经验；伴随着哲学论证逻辑演算的计算化的必然要求，“语言学转向”应运而生。其次，科学哲学家们都意识到，哲学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对语词使用进行检验，从而厘清我们概念的混乱性。这是第二个目的。这是当时排斥形而上学的要求，即要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彻底清除形而上学，这也是当时逻辑经验主义要做的基本工作。最后，从人类认识的意义来讲，人们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人类关于实在的认识“贡献”（contribution）。哲